



解放周一

纵深

城事

见识

博闻

苏州河贯通，理解母亲河的新起点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苏州河两岸贯通开放，近日发布了新的进展内容。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它曾是中国民族工业发源地和集聚地之一，承载了上海城市的历史记忆。

重构苏州河的空间，与黄浦江是否有所区别？年轻人对这条河流还存有怎样的历史感觉？带着种种期待，记者重走苏州河沿岸，思考一个问题：空间的通畅，能否让河流的内涵与文化记忆也通向未来？

狭窄而割裂的空间

九曲十八弯的苏州河横穿上海，通往长三角腹地。曾经密密麻麻的货船已经消失，污水发臭的历史已成过去。而今，几经变迁，它即将迎来新的贯通规划和空间重塑。

本报记者沿苏州河行走，历时8小时。询问沿途市民，对苏州河贯通有什么期待时，大家不约而同提及：它和黄浦江不一样，狭窄和零碎，未来它的贯通，最好也与黄浦滨江不同。

在苏州河边走，更像一场探索者的游戏。从外白渡桥开始，东段的苏州河沿岸空间基础不错，岸边绿化茂盛，道路平整。

狭窄有狭窄的趣味。建筑与河道彼此之间只够双向单车道、人机混行。一旦汽车飞驰，行人就得紧挨着建筑外立面——这种空间体验有别于开阔的黄浦江，视线难以一眼望到尽头，反而增添探索的好奇。

“苏州河啊，水有啥好看的，好看的是两边的建筑呀。”一位正在散步的中年阿姨用上海话说道，“这里走走很有趣，我希望未来如果打通，还能保持有趣。”

她指的有趣，是苏州河边的健身步道，位于高高的防汛墙与绿化带之间。步道有些地方极其狭窄，窄到只够1人通过，有些地方组成微型的亲水平台，时不时有人坐在平台栏杆处发呆。步道几乎半封闭，与道路基本脱离，犄角旮旯难以察觉。不好的地方是，一路总能看到吃到一半的外卖、烟头和空塑料袋躲在某个角落。

窄宽错落之外，步道全程高低不平，大半都是上上下的阶梯。伴随阶梯的起起伏伏，几乎每一次脚下的迈步，都能望见不同的天际线。

如果沿苏州河步道健身，那是一场与重力的长久对抗，长跑+爬楼梯，这样一种马拉松体验，估计全上海独此一家。

一路向西，河岸呈现不同风貌。时不时穿过桥洞，跨过绿化。空间体验上的零碎，并不是铺桥筑路这种物理上的贯通就能抹平。有桥就意味着有上下路线的选择，有内外空间之别。

中段，河道3个大湾更复杂。中远两湾城，作为闻名上海的巨型小区，直接附着在苏州河之上，让河道成为小区封闭式内景，几度引起争议。而现在，小区门卫不会阻拦外人进入，理论上已经开放，只是步行者需要从河边转弯，走一段腹地，进小区大门，才能再度寻回河岸线。

居民住宅讲究封闭与安全，而河岸空间倾向公共与开放，这对矛盾一直是苏州河贯通的难题，如何解决，恐怕需要留给未来的微更新项目、社区协商与自治平台。

黄昏时，恰好走到长宁区的苏州河景观步道，双向3车道以上的长宁路，为沿岸建筑提供了良好的退线空间。精心设计过的景观步道其实只有普通上街沿的宽度，但是风景尤其优美；河边高高的行道树终于不见，这一段苏州河，树木不再代替人眺望河水，与视线齐平的曲线性栏杆错落有致，不仅时尚，还留下几处可供休息的座椅。

太阳落山，附近3公里内的居民几乎鱼贯而出，向河边聚集。景观步道到处是散步、夜跑、聊天的人群。亲水空间在此处终于发挥应有的价值。北岸灯带闪烁，夜晚的河边成为热闹的休闲空间。

一路走来，苏州河复杂狭窄的空间令人印象深刻，但更让人牵挂的是，苏州河独特的历史文化如何在天然割裂的空间中传承。

工业厂房的激活

生于1981年的刘毅至今印象深刻，小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载他经过苏州河，恶臭迎面而来，他需要一直捏着鼻子。

长大后，他依稀意识到，苏州河是上海民族工业的摇篮之一，临河一度厂房林立，但更具体的历史所知不多。

2000年，艺术家丁乙，也是他的老师，找到了一间正对苏州河的厂房作为画家工作室，把他叫去帮忙。他才发现，河水已经臭了。

薛松和丁乙是第一批看上苏州河厂房的艺术家。本世纪初，他们一直想在市中心片区找一间高高的、宽敞的工作室，当时正逢河边工厂的搬迁大潮，留下大片空房，看遍南岸、北岸后，最后相中了莫干山路。

从此，原本的上海第十二毛纺厂车间成为画廊，技术科办公室成为工作室，而工人浴室成为创意商店。



1937年，四行仓库西墙上留下的累累弹痕。资料图片



苏州河沿岸掠影。



除标注外 均 董天晔 摄

感。”刘毅说。

效果也很好。尤其是一些老外，有的特地打电话问创意园，这些壁画能否拍照、壁画是什么意思……

小心翼翼地控制新旧比例

黄薇在M50创意园工作了11年，对哪一栋楼曾经用作什么，有过哪些艺术家如数家珍。

如今，大家尤其珍惜这片厂房。租户中不乏10年以上的老店。第一批进驻的薛松等人，在20年后，工作室还在，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相比于其他艺术区，从艺术家入驻到租金高涨后过度商业化、高端化，最终赶走了原创和艺术，M50仿佛一方净土，依然面貌如故。据统计，这里30%为画廊，30%为复合新型空间，30%为艺术家工作室，再加上一些餐饮配套。

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每每看到城市日新月异，苏州河岸的工业建筑渐渐减少，艺术家们是不安的，随时准备好撤走。直到去年，得知苏州河贯通规划，其中M50获得市级层面的重视，始终惴惴不安的艺术家们终于放下了近20年悬着的心。于是，近期不断有工作室重新装修，各种中外艺术交流活动越发频繁。

采访时，于M50处断头的苏州河岸正在打通施工中。楼上的租户打开阳台的门，望着河水和工地，用期待的口吻说：“本来我地理位置最不好，创意园最里面，现在反而成为最接近河水的景观带。可以想象未来贯通以后，北岸的人能够直接走到M50，我们不再是文化孤岛，多好啊。”

如今的M50渐渐成为网红打卡点，参观者以年轻人居多。黄薇期待的是，未来的苏州河可以像法国的塞纳河，成为闻名全球的艺术空间。当一座城市，有一条布满艺术生命力的河流静静流淌，它一定会吸引全球旅客，充满文化魅力。

也因此，所有被采访的艺术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和期盼——但愿这里的空间贯通后，依然能保留沧桑的历史感、工业感，能小心翼翼地控制新旧之间的比例。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明洁对此颇有同感。尽管华师大位于苏州河的西端，但她常常去M50看展，或者学术交流。她随意列举了几个苏州河岸的老建筑：除了面粉厂、纺织厂，还有美查制酸厂（后改名为江苏药水厂）等外商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批化工厂。上海啤酒厂，诺达克为它设计了厂房，如今成为梦清园的保留建筑。恒丰路桥一带，曾经福建商会在此集资办桥，外国人在上海举办赛船总会等。而如今的南苏州河路1305号，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文物保护单位”。

她坦言，尽管华师大、华政两所大学紧挨苏州河，但如今的大学生，几乎不怎么了解苏州河的历史。去年，她策划的改革开放40年展览中，展出陆元敏拍摄的苏州河历史照片，请学生观看纪录片《一个叫做家的地方》等，年轻的学生们，不管来自本地还是外地，都无一例外表示极大震撼和惊讶——

他们第一次知道，原来苏州河曾经遍布运粮的船只，原来苏州河是一条如此有历史印记的河流，原来上海城市曾经这样走过……

上海历史学者苏智良，因为四行仓库的研究，与苏州河结下不解之缘。四行仓库抗日纪念馆位于光复路，紧贴苏州河。建筑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主要用于堆放银行客户的抵押品和货物等，是当时苏州河沿岸规模最大、结构坚固的仓库建筑。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为保证军需供应，在仓库北、西圈地约30亩设立“上海特别市中央市场”，成为上海集中经营蔬菜、水果、猪肉、腌腊、南北货、禽蛋、酒业、筋粉、酱菜、药材、柴炭等批发市场。新中国成立后，四行仓库交付给上海市商业储运公司做仓储使用，一度成为国内最大的文化用品专业市场。

在苏智良等学者呼吁下，2014年4月，这栋一直矗立在苏州河沿岸，默默诉说着城市抗战苦难历史的建筑，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启动了修缮。

剥除加盖的漆面后，四行仓库终于露出原本的面容，尤其是西墙，抗战时的弹孔在墙上留下无数个洞，弹孔的原始形态被保留下来，所有参观者直面弹孔墙时，无不感到震撼。

如今，在原址西侧重建的约4000平方米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已是国内少有、上海仅有的抗战战场遗址馆、战斗过程展示馆、英雄集体纪念馆。

去年8月13日，为纪念淞沪会战，“国旗下成长”上海青少年升旗暨爱国宣讲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四行仓库的广场举行。那天，在《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中，数百位青少年和市民肃穆而立，注视着4位小护旗手护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步而出。弹孔墙下的讲述把现场数百位观众带回了战火纷飞的1937年。同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也在这面弹孔墙下的广场举办。

“上海市中心，现在想找到这样一个遗址纪念馆，实在太难了。”苏智良感叹，“过去每年淞沪

会战纪念日，活动集中在宝山，但说实话，宝山有点远，来回路上超过2小时，能带动多少人特意前往？放在市中心影响力就不一样了。”

类似的历史记忆点，苏州河边还有很多。比如河流尽头的礼查饭店，名人辈出，周恩来、爱因斯坦等名人都曾住过，现在变成“高考圣地”。为了沾沾喜气，每年高考前一房难求。又比如百老汇建筑、上海大厦等，已是闻名的文化地标。

还有河滨大厦，现在依然是居民住宅。但历史上，它曾是数以千计犹太难民来东方避难的第一站。“别以为犹太人聚集区只有虹口区。”苏智良说，苏州河的历史每一处都值得细细挖掘。

今天的河滨大厦，外观依然独特而美丽，但内部已成为环境落伍的民宅，它的历史价值如何被铭记，更多得依靠居民们的自发和自治活动。

位于四川路桥的上海邮政大楼则是一栋保护建筑，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它就是一人气不足的案例。建筑外观保护良好，作为邮政博物馆也开放给人随时参观，但是一走进去，大堂冷冷清清，没有展览时只能看到简单粗略的介绍，缺乏互动项目。

记者遇到2位杭州过来的游客，偶遇此处，起初都不敢推开笨重的大门进入。不熟悉历史的他们几乎一头雾水，参观后只觉得穹顶雕花和柱子很好看，“与外滩的建筑有点像”，再多的内容也没有了。

苏州河狭小的空间特征注定，它的文脉和记忆，仅仅靠建筑冰冷的展示，很难被公众看到。这里视野不够开阔，桥梁和割裂的空间尤其琐碎。它必须依赖鲜活的人，依赖热气腾腾的互动与交流。

就在几个月前，苏州河中心城段两岸贯通工作的座谈会广邀各界专家齐聚一堂，会上提及的几个特点几乎与记者步行采访的感受高度一致：

比如，不同于黄浦滨江，苏州河周边复杂。众多历史建筑、厂房、居住区、校区，包围起苏州河狭小的腹地空间。与黄浦江两岸贯通相比，苏州河项目整体能够运用和调整的空间十分有限，具有更强的城市更新特征。

又比如，防汛要求与空间功能矛盾。苏州河两岸设置了5.2米防汛墙，而苏州河水面高度以及防汛墙内侧的地面高度相对较低，导致市民在苏州河防汛墙以内步行，依然难以亲近水面，影响两岸的空间营造及景观效果。

还比如，各类跨河桥梁众多。从外白渡桥到外环这一区间，苏州河上约30座桥，拟建约5座，未来总共超过40座。桥梁建造年代跨度大，有车行桥、人行桥，河上各类管线桥等，对河道景观影响较大。

面对情况复杂而棘手的空间贯通，苏智良、李明洁等学者不约而同提及几个相似的建议。其一，因地制宜，更多靠文化活动而非硬件激活空间。

“苏州河和黄浦江不一样。黄浦江大气，有宽敞的码头、外滩、洋房。而苏州河更加亲民，碎片化的空间，应该因地制宜，更加日常化。”苏智良说。

客观条件上，苏州河岸不可能连成一片绿化公园，它的趣味和特色就在于空间零碎、狭窄，景观多变。再加上楼盘、校区切割了苏州河，未来的贯通最好能因地制宜，多发挥居民自治，多使用PPP模式的微更新手段。以文化活动连接破碎的空间。

学者们甚至有一些畅想，比如陈歌辛的歌曲《苏州河边》多达十几个翻唱版本，邓丽君也唱过，能否把这些版本歌曲，做成苏州河的音乐空间；苏河湾、M50、四行仓库等处，适合打造一系列春夏秋冬不同的读书会、展览活动；当然，也少不了体育活动，设计特别的河边马拉松路线……

其二，上海海洋文明重要的节点，从青龙镇港口到上海港，苏州河正是水的文明。曾经，苏州河的码头鳞次栉比，象征性恢复几处码头，注重对年轻人讲述上海曾经通过苏州河连接长三角的历史。

其三，苏州河的空间特色是“亲民”，而非“高端”，多位被采访对象担忧，贯通后的苏州河空间打造得太好，往“高大上”发展。

上海不缺高档的商业空间，倒不如让苏州河遵循本身的历史传统，进行差异化竞争，保留它的亲民，尽可能结合历史文化，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不同的历史文脉在这条河流错综复杂地交融。亲民的、鲜活的、日常的交流与激活，或许能让母亲河不只有形态的贯通，更有内涵与文化记忆的流动与传承。④



喵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欢迎广大市民就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献计献策，案例见7月1日第13版《从无障碍环境开始，让城市更有温度》，回响见今日第11版。意见和建议请发邮箱：shjianweizhizhu@163.com。